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  
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頭教好誨釋之學。朝諸  
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  
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  
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彙  
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  
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  
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  
曰太室。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  
曰太學。取其四面之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

明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  
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  
郛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  
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  
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  
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  
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  
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

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

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廟堂之禮曰膳夫于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問於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



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



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  
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  
辟雍圭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  
魯頌云矯矯庶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  
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即王  
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  
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

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  
以為一義而稱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  
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  
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  
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  
載十九之道也八閭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  
十二室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  
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六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自天地定

位有其象聖人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亨于帝言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歷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先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

曰日夜分則同度量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曆  
唐政其類不可盡稱其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  
物之後王事之次則五友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  
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  
官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  
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  
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  
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  
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舍大禮而徇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後用  
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  
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召而明之  
而用之耳無違聽令無違政所以臻乎大順  
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  
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  
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徧見之徒或云月令呂  
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為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為月  
令體大經問不宜與記書雜錄注行而記家記  
之又畧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  
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皆  
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矣光緒元年余  
被謗章羅重深後朔方內有獫狁敵衛之業外  
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  
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寤庶幾頗得事  
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悞顛蹶隕墜無

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  
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數辭託說審求  
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  
夜密勿昧死成之勞貫五註參以群書至及國  
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  
多而曼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  
競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復加刪省蓋所以撰  
賾辨物多講前言往行之流也苟使學者以為  
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竝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辭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強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不用三統用四今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審近者三統

已味開廢弛因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中雨水為三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虫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



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珪璧更皮幣不用  
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與太牢祀高禘宗廟之  
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合者  
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  
養傳祫以幣代牲章亦因於高禘之事乃造說  
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袍更此說自欺極矣  
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家  
渡河之顛也

問者曰仲冬令曰奄尹申宮令申宮令謹門閹  
今曰門閹何也曰閹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  
官中之門曰閹閹尹之職也閹里門非閹尹所  
主知當作闔也

問者曰令曰七駟咸駕今曰六駟何也曰本官  
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  
駟故知六駟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  
馬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躬於經傳為非其時詩

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  
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春正而裁築即營室也  
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  
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  
記說以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  
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  
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於其  
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

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夏  
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  
也夏春行夏令則兩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旱  
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  
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  
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碍不得通矣孟秋反令  
行冬令則艸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為  
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為獨自壞非水



所為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氣多傷民多壽  
疾命之曰逆即分為三事行季冬令為不感逆  
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軌絕分應一月也其  
類皆如此令之兩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冬食黍豕之  
屬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用冬臘食  
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  
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  
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也羊成犬酉雞亥豕

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  
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曰未  
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酉雞可以為  
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  
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時之性無足以配  
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  
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為秋  
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為牲  
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木菽為金麻為

所為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  
疾命之曰逆即分為三事行季冬令為不感災  
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軌絕分應一月也其  
顛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  
屬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食  
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  
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  
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

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  
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曰未  
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酉雞可以為  
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  
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時之性無足以配  
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  
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為秋  
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為牲  
故以其顛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木菽為金麻為



火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  
精粹不合於易卦兩為之禽汲洪範傳五事之  
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為章句聊以  
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更周禮曰八十  
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更長老之稱  
也其字與更相似書曰轉語遂以為更嫂字女  
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五字法者不以形  
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更也

者齊也惟不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也  
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終

蔡中郎外傳

胡廣黃瓊頌

嶽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  
 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芳軌齊武惟道之涓  
 惟德之敷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  
 有顛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衛  
 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衮職  
 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  
 群生以遂超我邀乎莫與為二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鉞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  
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  
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  
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群儒竝議即沐浴恩澤承  
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  
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  
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  
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

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  
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  
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  
詔獄生出牢戶願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  
漏泄事當復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馳  
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  
俊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舍辭抱悲無由上達  
既到後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憔悴無心  
復能操筆成州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過



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  
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雖有紀傳無續志  
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畧  
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  
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定  
天誘其衷得備著作即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  
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  
律曆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  
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年

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即中劉洪密於用  
故臣表上洪典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  
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  
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  
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違臣初欲  
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凶  
奴攻郡塩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  
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徇廣遠  
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



臣所在狄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  
恐遂為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  
踣謹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兩當接續者四前  
志兩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兩宜摺撫本  
奏詔書兩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  
遠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  
怨思念茲散十分不得識一兩識者又恐謬誤  
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  
彙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所

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腹  
成長霍圍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述行賦

廷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  
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  
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  
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  
廷

勅陳留太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



事遂托而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遭淫雨之經時塗屯遭其蹇  
連兮潦汙滯而為災馬桀蟠而不進兮心鬱抑  
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  
宿於大梁兮誦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  
忽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  
臣問竇越之商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  
瞰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歎者愠  
以氏之隆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吊紀信於滎陽

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榮勤諸侯之遠  
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陷夫人  
以大名登長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堯嶠建撫  
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  
兮小阜寥其異形崗岑紆以連屬兮豁壑復其  
杳冥迫嗟哉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械櫜  
而雜榛楛兮被浣濯而羅布置茨與與臺蔭兮  
緣增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  
靈顧大河於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



攸儀兮美伯禹之兩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  
子之歌聲尋修執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  
風泊以颺漏兮氣燥燥而厲涼雲鬱鬱而四塞  
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頽  
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哀  
周之多故兮眈瀕隈而增感念子帶之遙逸兮  
唁襄王於壇坎悲寵妾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  
燥操舫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  
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耳之泉液兮總

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臧貢乎荒裔  
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  
輿兮息鞞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  
之為害玄雲黯以靄結兮集霖雨之溱溱潞阻  
敗而無軌兮滙海湖而難遵率陵阿而登降兮  
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俠  
憤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  
遙思兮霄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宰  
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闕兮思逶迤以東運見



陽光之顯顯兮懷少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  
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  
竝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  
而未遠兮後桀驅而兢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  
露處而寢濕清嘉較於禽獸兮下糝糝而無粒  
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侵急懷伊呂而黜  
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  
於積習周道鞠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恣觀風化  
之得失兮猶紛掌其多違無虎采以匡世兮亦

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  
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亂曰跋涉  
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寔陰雨兮歷觀群都尋  
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有取  
兮則善戒惡豈云薄兮翩翩獨征無恃與兮言  
於言復我心兮

短人賦

倮儒短人憔悴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  
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



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  
不恐其餘尅么劣厥僂窶嘔怒語與人相距  
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  
患忌難與竝侶是以陳賦引譬此偶皆得形象  
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荆雞兮鶩鷺鶻鷓兮鷓鷃鷓冠戴勝  
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即  
且蠶中蠅兮蚤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  
閭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鞞鞞鼓兮補

履襍脫椎杓兮擣衣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艸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  
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  
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八門各自  
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  
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上竟何如  
上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策勞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  
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  
長翅短身頤若黍稷之垂頤蘊若虫蛇之芬綰  
揚波振擊龍躍鳥震延頸脅翼勢以凌雲或輕  
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綠絲觀垂  
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縮杪者如起不方不圓  
若行若飛岐岐翔翔遠而望之若鴻鵠群遊絡  
繹遷延迫而視之滿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  
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

倂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韶翰處篇籍之首  
目繁繁彬彬其可觀襍華豔於純素為學藝之  
範開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  
俯仰舉大畧而論旃

###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  
既行體象有度無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  
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  
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疾或長和角



卷中自集 外傳 九  
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  
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  
燎飛烟蘄崑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  
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  
眩竒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  
不能言何艸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  
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畧  
而論旃

釋誨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宏難及楊雄班固  
之後設親以自通乃斟酌群言躡其是而矯其  
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  
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  
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  
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  
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  
稟醇和之靈覃恩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



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折無  
形其已久矣魯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  
庭序彛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  
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  
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  
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  
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  
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  
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

胡老傲然而咲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  
忘明哲之害端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  
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  
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  
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  
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  
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諱者馳  
說武夫奮勇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  
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誅崇



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組六  
離隆貴翕習穢富無崖據巧蹈机以忘其危夫  
華离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  
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  
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斲其家是故  
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畊顏歎  
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壅渠驂乘  
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  
其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

蕤賓統則微陰萌薰葭蒼而白露靚寒暑相推  
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  
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紉地之  
基皇道推融帝猷丕顯泱泱庶類含甘吮滋檢  
六合之群品躋之手雍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  
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  
端委縉緹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  
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  
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穢狁



襄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  
則策筮竝載揆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  
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闕子  
誓御之族天隆其佑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  
自從攝湏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  
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蕩不足以况其易夫夫  
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穀於  
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  
為於持盈燦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

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死權  
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閤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  
騁驚駘於脩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  
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  
熏膏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騫  
曾不鑒禍以知畏惧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  
地厚踟而躅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  
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



兩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  
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  
望舒眈候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  
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  
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  
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  
之齊軌思危難而目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馳  
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洞藪盤旋乎

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  
表叔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千載之運應  
神靈之符閭閻闔乘天網擁華蓋奉皇樞納玄  
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  
勲績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  
草萊祇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  
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歎不渝百歲之後歸乎  
其居幸其獲稱天雨誘也罕漫而已非已答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

氏於蒸龍奚仲供德於衡軸僂氏興政於巧工  
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曠取右  
於禽因弓父必精於筋角似非明勇於赴逐壽  
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  
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  
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恹恹而避胡  
老乃揚衡含咲援琴而歌歌曰

練予心兮浸太清  
滌穢濁兮存正靈  
和液暢兮神氣寧  
情志泊兮心亭亭  
嗜欲息兮無由  
生蹕宇宙而遺俗  
兮眇翩翩而獨征

蔡中郎文集外傳終



蔡中良集

外傳

圖



